

发挥多种功能的仙霞古道

吴涛



横亘于浙西闽北、平均海拔1000余米、绵延100多公里的仙霞山脉,西接武夷山脉,东边余脉连接浙东天台山、大盘山,是钱塘江水系和闽江水系的分水岭。古人在仙霞岭上开辟仙霞古道(古称江浦驿道、浙闽官道)连通浙闽两省,其功能除了作为驿道、商道,还被用于军事等多种用途。历史上这条古道作为福建与中原往来最便捷的通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陆上运输线最重要的路线之一,不同时期功能交叠,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和各地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仙霞古道是国内保存至今优质的线性文化遗产之一,它跨越仙霞山脉而沟通钱塘江和闽江水系的陆路连接线,全长约120.5公里的旱路,连接着两头的水路。整条线路北起浙江省江山市清湖码头,在江山境内达75公里,南至福建省浦城县南浦溪码头,浦城境内约45.5公里。

古代军事用途

据《读史方輿纪要》记载,古时闽地和外界交流中“凡自浙入闽者,由清湖渡舍舟登陆,连延曲折,逾岭而南,至浦城县城西,复舍陆登舟以达闽海”。

秦汉时期,据《史记》记载,汉朝统治者曾多次征伐闽越,但大军走的是否就是翻越仙霞岭的仙霞古道线路,尚无法完全确定。而据《汉书》所记:汉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发兵攻闽越,兵分海陆两路,陆路越仙霞岭入闽。

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日本高僧空海法师随第十八次“遣唐使”藤原野葛麻吕入唐,据传曾踏上仙霞古道,经枫岭关去往长安。

而仙霞古道的修建,被认为是唐末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所为。乾符五年(878),新成为起义军首领的“冲天大将军”黄巢率10万大军挥戈浙西,转战防备松懈的浙江、福建一带,其间曾取道仙霞岭,“刊山伐道”250公里,使得“岭水之山峭峻,车道不通”的仙霞山变成了“操七闽之关键,巩两浙之樊篱”。如今仙霞古道上的黄巢塑像旁边,还有他那首著名的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由此看来,前期仙霞古道在一些战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诗词之路”

但被史书和当代专家团队认可的仙霞古道建成史,始自南宋。清朝康熙和雍正版《浙江通志》记述为:“自宋史浩伐山通道,累石百盘,据颠为关”,“史浩帅闽,谿以石路”。但是他们也不排除“谿以石路”之前有部分土路的可能性。南宋文学家、教育家吕祖谦在其“旅行日记”《入闽录》中称此路为仙霞路,估计这也是仙霞古道称呼的由来。

唐宋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期,据说白居易、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著名文学家,曾留下与仙霞古道相关的诗文多达350多首(篇)。

唐以后的大多数时间,“仙霞路”发挥着驿道、商道等多种用途。

明朝时,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曾踏上仙霞古道翻山越岭进入福建,途中曾登上浮盖山,并在山寺中留宿两夜,写下《游浮盖山记》流传于世。

清代著名思想家、爱国主义者林则徐曾多次取道仙霞古道,往来于家乡福建侯官与任所之间,并在日记中做过四次记录。

1942年抗战时期,日侵略军在衢州分兵南下,出动七八千人,向仙霞关发起猛烈进攻。当时中国军队曾在这里浴血奋战,让日军伤亡上千人,最终没能前进一步,仙霞古关在近代亦完成其镇守华夏领土的光荣使命。

作者简介

吴涛,古道探险家,世界古道资源的探索者、挖掘者、保护者,七大洲单人不间断环球古道考察第一人,世界十大古道等概念定义者。1988年开始全国文化遗产迹道路探秘,三十多年走过约1300条古道。日前,他前往仙霞古道并写下了相关文字。



枫岭关

柴家牌坊话往事

徐俊飞

柴家村,曾名柴家田铺,位于柯城区华墅乡东部,由柴家、坞里、刘坂岭、石溪塘四个自然村组成。整个村子呈丘陵貌长方形,道路宽敞整洁,楼房错落有致,村民怡然自乐,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建的杭长高铁穿村而过。毗邻高铁,村西南田畈一角,矗立着一座清朝乾隆年间的牌坊,向过往的行人诉说着一个久远的故事。



柯城区华墅乡柴家村的毛氏节孝坊。

毛氏节孝坊

牌坊全称毛氏节孝坊,6米多高,近4米宽,呈浅灰色,二柱一间三楼,麻石质地,顶楼中间文匾有阴刻“聖旨”两字,背面为“恩荣”。二楼额坊有龙凤及松鼠镂空石刻,下楼刻有“为故民柴應陞节妇毛氏立”等文字。上额有细小撰文,中间有“节孝”两字,一楼横梁有双狮戏球等镂空雕刻。两柱有浮雕卷草纹饰,前后有抱柱石相扶。牌坊虽经百年风雨侵袭,但整体仍保存完好,只是少许字迹已模糊难辨。

柴贤才,现年77岁,柴氏第24世孙,身体硬朗且生性热情。得知笔者来意,他几次三番介绍情况,联系查看家谱。村民见有外人对老牌坊感兴趣,也主动配合牌坊考证。

毛氏节孝坊始建于清乾隆九年(1744),至今经历了278个春秋的风雨沧桑,其间遭遇了两场浩劫,在柴氏后人和村民们的奋力

保护下,均毫发无损,堪称奇迹。

咸丰七年(1857)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20万精锐部队由安徽经江西,次年兵临衢州城下,历经91天围攻不克,退守江山,转攻福建。太平军虽然没有攻克衢州,却给沿途百姓带来深重灾难,所经之处,生灵涂炭。柴贤才介绍,今天柴家村看见的房子都是咸丰八年以后造的,“长毛”(因太平军反抗清政府剃发留辫的规定一律蓄发,故称长毛)来了之后,柴家村所有的房屋悉数被毁,惨绝人寰。然而,令人欣慰的是,毛氏节孝坊幸免于难。

1966年“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期间,衢县的革命派同样也盯上了柴家毛氏节孝坊,准备将其肢解抛弃,但由于当时缺乏起重设备,此事不了了之,牌坊再次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

柴氏及家人

《柴氏宗谱》已重度残缺。在剩余的谱志中,幸得遗载。据载,明弘治十四年(1501),柴家村自山西省平阳县迁入。柴氏第十三世孙柴国重膝下无子,收同族柴氏第十四世孙柴应升为养子。应升膝下一子益基、一孙圣胙,另一继子益泽,益泽一继子圣麟。

《清统志》记载,毛氏为柴应升继妻,乾隆年间,题旌。另有民国《衢县志》载,柴应升妻毛氏,康熙五十二年(1713),题旌。通过对比毛氏节孝坊上额正反两面内容相同的细小撰文,以及相关史料,推断毛氏为柴应升继妻,康熙五十二年,由西安县府向朝廷举荐,乾隆九年皇上下诏题旌。

据传,毛氏,江山台长镇人。柴应升前妻早亡,留下一子益基。柴应升再娶毛氏,产下两女,过继一子益泽。毛氏和柴应升原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家境优渥,宅院三进五间七天井,佣工十余人。可惜好景不长,柴应升因病也早早地离她而去,毛氏三十刚出头,便做了寡妇。

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十余口之家,寡居的毛氏,选择独自扛起这副沉重的生活担子。

好心的邻里劝她:孩子都已经长大了,何不让他们早些辍学劳作,再说又不是亲生的,也好减轻点你肩上的担子……

毛氏婉言谢绝,绝不亏待每一个孩子。作为继妻,她替丈夫尽孝道,精心侍奉公婆,几十年如一日。作为继母,她视

继子益基、益泽如己出,不仅生计上不让他们操心,还请来附近最好的私塾先生,从小鼓励孩子们识文断字,多读书靠知识改变命运。

又有娘家帮她说亲,有表哥与她年纪相仿,在衙门里做师爷,人品和工作都不错,毛氏死活不同意。母亲问她:“夫死守子,子非亲生,何待?”对曰:“继子如儿子,其门户待我而立。”

身为富家闺秀,毛氏摘下头上的簪簪钗篸、换下身上的绫罗绸缎,穿上庄稼人的粗布衣裳和鞋袜,下地扶犁耕田,随佣工们早出晚归。凭借祖传的几十亩地,毛氏一手将两子两女抚养成人。继子益泽勤奋好学,业有所成,获国子监生员。

毛氏有一位姐姐也是贤淑至善之女,也被皇上下诏旌表,她的牌坊位于江山市四都镇傅竹街,有四柱三间七楼,在毛氏之上,姐妹俩一度被当地传为美谈。

毛氏旌表从举荐到下诏,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时间达31年之久。虽然关于毛氏更多的信息我们暂时无从所知,但雕刻精细、造工精美,集艺术、文化为一体的毛氏节孝坊,至少让我们记得还有这么一位普通却伟大的女性。而遗留的毛氏节孝坊则以沉默的姿势注视着柴家村每一刻时间的流淌,注视着历史车轮滚滚,以温柔的姿势,像母亲看着自己可爱的孩子那样注视着每一个在这里生活的人。